

## 閱讀抽象繪畫的四個象限

文 | 江衍疇

### 一、解構與再現

藝術評論家萊斯麗·魯伯（Leslie Lubbers）在《九〇年代的美國抽象藝術—現代主義的再生》（*American Abstraction In the 1990s: Modernism Renewed*）一文中強調：「再現」（representation）為八〇年後全面性的抽象觀念，重新定義了抽象繪畫的語言意涵。

毫無疑問，再現觀念來自後現代思潮的影響，經過上世紀末各種跨領域的探討，包括：歷史重讀、地域照、記憶描寫等等的發掘，如今匯聚成一種文化論述，強化了藝術家的認知和責任。

這遲來的心靈覺醒與其說是感性發揚，不如說是一種深沉冥想，進入二十一世紀，自我存在的根本：種族、性別、環境、社會——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？不斷湧入的訊息：政治、經濟、媒體、影像——又如何激盪出個人的知見？

大眾文化與創作意象的撞擊促成了藝術語言的改造。和傳統抽象繪畫側重形色表現的方式不同，當代解構作品將文化線索埋藏於形式之中，必須經過視覺條件的解讀，方能完成隱喻內容的領受。色彩、肌理、空間、結構和工具痕跡，不僅是表現技法，也是觀念本體。

### 二、情戚與物象

康丁斯基（Wassily Kandinsky）在名著《關於藝術的精神性》（*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*）裏論述抽象繪畫為一種精神，由藝術家從內在經驗（Inner experiences）戚應而生，如同音樂，激發於情感。康丁斯基的說法給抽象繪畫訂定一個基調，「非現覺內涵之視覺化」應為一種情感召喚（evocation）下的表現，而非僅是一種物質性的描寫（description）。

葉竹盛的作品引用表現主義繪畫的投射基調，銜接現代抽象的理論脈軸，將生活上的物件碰觸轉化成種物象感應跨越造形描繪的層次。如同馬勒維奇（Kasimir Malevich）在《非物象世界》（The Non Objective World）一書的說法：「絕對主義棄自然物象的描·尋找新的象徵符·遺種象徵非源於觀察非憑霜摸而來自感受。」抽象的符號學理其來有自。

當代解構抽象系保留了這段論述，更進一步深耕文化資源，泛接時代徵兆，將「符號再現」的觀念積極沿用到形式語言之中。

承繼「種子」之後，「漂流木」成為葉竹盛畫作中的象徵符號，傳達個人對環境生態的懷想，表述生命消亡後的肅敬。如同以往的作品一樣，交織著輪迴超然和入世熱情，演繹本土文化堅韌、豐沛的的存活面貌。

台灣獨特、綿密的生活連結，促使生命見解形成文化經驗，組列出脈絡相關的價值系譜，藝術創作中的象徵訴求因而得以落實。透過符號的解讀，觀者被誘發出潛藏記憶，釋放內在的壓迫和渴望。

### 三、結構與象限

隨著創作進程的演化，葉竹盛的作品逐漸顯現解構式的檢視風格（examination），詳細刻劃階段探討的軌跡，和九〇年代「新抽象主義」（New Abstraction）的傾向貼近。新抽象繪畫喜愛的心理冥想和信仰追求，在這次作品的內容中明顯看到。

從形式的歸結來看，文化資源的挪借、摹仿和融合，終將進入結構性的階段。所有視覺性的內容，包括科學研究和生活實錄，一旦從現象的審讀，深化到的哲學思維的層次，必然純粹化為形式抽象。

這些二元、三元、四元構圖的作品，不只含蘊心理學、玄學的意涵，象徵兩儀三聖、九宮，諸多源自東、西方世界的形上指涉，也演繹了個人對宇宙、真理的冥想法則，雖然沒有明確的圖定義，卻引導觀者探索心驗意識，體會構圖傳達的精神意義。

結構化象限不僅建立了圖像造形，也引發時間性的聯想，形成四次元的探討。透過生命主題：成、住、壞、空的進程，依序騰列出多元空間，隱喻時間的暫存。當視覺座標移動，時空便進行流轉，變化了平面繪畫對時間的敘述方式。

#### 四、空間層次的形化

以空間的屬性定義，抽象繪畫中的空間純粹是一種視覺意識，而非實質物理環境的存有。就心理學而言，作品空間經由繪畫錯覺（graphic illusion）在腦中顯現。觀察色彩的疊合，肌理的塑造，呼喚記憶中的感知經驗。

在葉竹盛的繪畫裏，空間的疊合乃是經由材料技巧來實踐。壓克力厚塗（haute pate）和油畫暈染，呈現了迥然不同的空間趣味；選擇不同的媒材，塑造不同的記憶層面。

壓克力的塗抹固然鮮明繪製了造形符號，卻與心靈空間的體會距離甚遠。油畫柔薄透明的效果，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繪畫性的功能——正如古典宗教繪畫一樣，將視覺成果帶入深沉的精層次。

在這次發表的部分作品中，葉竹盛將東方書法混合墨跡繪畫（tachism）以類似自動技法（action painting）的方式來表現，形成階段特色。和一般抽象書寫作品不同的是，稀薄的墨跡大面塗刷，運用黑白漸層交疊出視覺空間，呈立在眼前，形成一種情緒直觀。

正如英國藝評家赫伯·里德（Sir Herbert Read）所說的：「一種純粹心理動作。」簡化的書寫投射了創作者的身體直覺，營造出純粹的境界。

資料來源：吳虹霏（2012）。2012葉竹盛個展—喚心造境（頁10-12）。台北市：悠閒藝術。